



>>> 金色炉台·中国宝武钢铁会博中心,整体占地约6万平方米,建筑面积4.47万平方米

1

“铁锈地带”艰难起飞

也曾钢花绚烂,也曾旧土陈烟

吴淞地区的发展,伴随着中国近现代工业的成长。

1958年,吴淞地区被列为上海十大近郊工业区之一,全市一批冶金、化工、纺织、机电、造纸等重大建设项目纷纷落户。特别是上钢一厂经过大规模的基础建设和技术改造,成为华东地区最大的钢铁厂;公私合营而来的上棉八厂,则以11万棉纱锭、1700多台织布机的规模,开启了它在纺织史上的高光时刻。

工厂进来了,工人住宅区和市政配套设施开始不断完善,吴淞地区面貌一新。“1958年,我父亲所在的上海玻璃仪器厂搬到了吴淞。1959年底,仅仅用了95天,张庙一条街建起成片的工人新村,我们家在第二年分到了一套新房。”站在展板前,吴淞工业园区展示馆原馆长王捷健指着一张老照片告诉记者:“你看,这就是张庙一条街的街景,从这个角度看出去,恰是我家的方位,小时候,我最喜欢在阳台上边吃饭边看景。”

从黄浦区的万竹街搬到宝山区的张庙一条街,彼时的王捷健只有6岁。这条60多年前的“网红街”,是世界了解中国、了解上海市民生活的一扇窗口。以“春光这边独好”为名的春光饭店,和街上的巨龙百货商场、东方食品店一样,经常接待外宾。

上世纪七八十年代,黄才根在春光饭店做经理,他记得很清楚,张庙一条街又直又宽,路灯线、水管、煤气管都埋在地下,漂亮极了。“我们接待过日本、法国等多国参观团,不过大部分顾客还是工人兄弟、卡车司机,一到中午,隔壁马路上就停满了大卡车。”

1978年12月23日,宝钢一号高

炉打下了第一根桩,宝山钢铁总厂正式动工兴建。这一天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发表的日子,在改革开放大潮的推动下,吴淞被列为上海市重点建设的北翼,重点发展钢铁和能源,进入新一轮突飞猛进阶段。

年近九十岁的上钢五厂老厂长侯树庭还记得,当时的上钢五厂是一个两万人的大工厂,年产钢129万吨,上缴利润2亿多元,和隔壁邻居上棉八厂一样,是吴淞地区的支柱型企业。“我们两家是吴淞最大的工厂,专门有一条公交线路,是为两个厂子员工上下班而开通的。”

“我做老师的时候,曾经脱岗两个月,去工厂里做机修工助手,向工人阶级学习。”今年78岁的陈汝琦是土生土长的吴淞人,老伴在上棉八厂的精纺车间工作了32年,对这片土地的荣光记忆犹新,“吴淞老街商业繁荣,吴淞码头汽笛声声,热闹非凡”。

钢花绚烂、锭锭翻飞,上世纪的吴淞工业区燃烧着自己,发挥着热量。但在熊熊烈火中,五色飞烟也腾空而起,埋下发展隐患。“宝山人民命真苦,一天要吸三两土。白天吸不够,晚上接着补。”王捷健说,当时的吴淞工业区看不到蓝天白云,不同工厂排放出来的烟雾遮蔽了天空。展示馆所在的铁合金厂,曾是上海污染最严重的工厂,巨大的除尘塔至今留在原地警示后人。

1998年,上海市吴淞工业区整治工作全面启动。一手抓结构调整、工艺提升,一手抓关停并转、就地治污,直到2005年底,花了整整330亿元完成了环境整治。而在此期间,17家重污染企业和40条生产线被关停,涉及职工总数25661人。

闲下来的厂房,多起来的堆场

抖落一身的尘土,吴淞工业区仍有逃不脱的危机。传统工业区的产业结构,逐渐和上海城市经济发展的步调不一致,曾经引以为傲的“大炼钢铁”成为过剩产能,国营纺织厂也受到市场经济的冲击……

本世纪初,吴淞工业区的机器轰鸣声逐渐低弱下来,企业关停并转、产业工人下岗转岗的悲壮大戏,在这片土地上演。但是,工厂倒闭并不意味着厂房倒闭,几百万乃至几千万平方米的闲置、空置厂房又将如何利用?

“上棉八厂关掉后,留下来一个40多人的团队,包括厂区的管理人员和保安、保洁。这些人怎么养活自己?”和王捷健一样,周荣进也是“吴淞二代”。1982年他从部队退伍,接替母亲进入上棉八厂,一开始做党委书记,后来调去了资产管理部,是留下来处置老厂房的员工之一。

“公司内部有两种意见,一是拆除厂房,开发商品房,因为下岗工人安置分流要钱,企业生产经营要钱,新项目投资也要钱,建商品房是来钱最快的。二是保留改造成为文创园,谋取更长远的收益。”他告诉记者,当时的宝山区政府当机立断,把上棉八厂申报为优秀历史保护建筑,一下子保下了整个厂区。拆除是不可能的了,但重新开发是需要过程的。

为了生存,这里的产业定位一度是缺失的。“饭店、菜场、夜总会、群租房、婚礼会馆……不管你是什么业态,只要付租金就能进来。最早的三五年,我们就是这样过来的。”

事实上,在很长一段时间,吴淞工业区大大小小的老厂房都是这种状态:要么是“给钱就借”,要么是闲置空置。低能级、高污染的“五小”企业,还有集装箱堆场、集卡停车场因此集聚,导致地区产业能级落后,城市环境也变得脏乱差。

号角已吹响,“一呼”期待“百应”

到了2018年,又一个20年过去了。这一年,桃浦、南大、吴淞、高桥和吴泾,被列为上海五大重点转型区域。3年后,在构建“中心辐射、两翼齐飞、新城发力、南北转型”的上海城市空间新格局的规划中,吴淞再一次被点名。

迎着发展的号角,2021年,上海吴淞开发建设有限公司成立,王家道从宝山滨江提升工程抽身而来,担任公司总经理。“你看,对面就是特钢区域的小‘三件套’,180米高楼共36层,现在已经造到了20层,还有150米、120米的超高层写字楼也将开工。”他的办公室就位于同济路上,和特钢区域面对面,每天都能看到工地进展。

这样的场景,来之不易。更多的

盛夏午后,骄阳似火,宝武不锈钢厂区里一片寂静。

驾车而入,曾经热火朝天的厂房如今墙头斑驳,在阳光下静静伫立。两边的路牌有些蒙尘,但依旧能看清带着时代烙印的内部路名:不锈钢大道、热轧五路、钢四路……

经过全新打造的钢铁会博中心,见到几幢废弃的办公楼和食堂,愈往里走,林木愈深,从绿化带里生出蓬蓬杂草。突然遇到一长排停在路边的集卡,原来有集装箱堆场“躲”在厂区深处。

这里,是吴淞当下的一个缩影。

从百舸争流的吴淞港,到热火朝天的吴淞钢,再到归于沉寂的“铁锈地带”,面对打造“吴淞创新城”的历史机遇,吴淞如何挣脱昨日的旧土陈烟,创造涅槃而出的崭新未来?摆在吴淞人面前的,是挑战,是机遇,更是亟待摆脱的发展之困,和必须正视的转型之难。



>>> 黄才根(右)和老同事回到工作多年的春光饭店,感慨良多



>>> 陈汝琦现住的小区临近江边,在阳台上便能看见往来的船只

很多周边居民都见过这样的场景:杂草丛生、沙石遍布的荒地上,到处是被机械臂吊来拖去的大型集装箱;装着金属边角料、废旧纸箱的集卡跑在马路上,奔向大大小小的仓库堆场……烟囱、集卡、堆场,成为吴淞的一个标签,产业“黑、重、硬、脏、乱、危”问题严重,是上海其他地区难以想象的。

攻坚,还在路上。

城市更新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。对于吴淞创新城而言,一头是政府下定决心要更新,但必须依靠企业的主观能动性,一头是企业虽有意愿去更新,但现实的分歧难以回避。“振臂一呼”之后,谁能来回应?

(下转第5版)

